



## 林清涼教授 紀念專欄

採訪：陳冠廷 蘇品丞 蘇士傑

撰文：巫紹圻 陳冠廷

夜晚的系館內，在昏暗的燈光下，一個瘦小的人影拄著拐杖，踏著緩慢而沉穩的步伐，關心著一位位仍留在系館內的學生，相信同學們對這樣的身影定然不陌生。林清涼教授是系上最年長的教授，投身杏壇數十餘年，陳丕榮教授、易富國教授、高涌泉教授等系上諸多教授都曾是清涼教授的學生。林教授春風化雨，不僅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，也關心學生日常生活的情形，身教與言教並重，充滿著活力與熱情，可謂杏壇的典範。不幸的是，清涼教授於去年 11 月辭世，實在令人立雪神傷。本期《時空》採訪了陳丕榮教授和易富國教授，並整理了許多資料後，讓大家認識這位對物理系影響深遠的教授。

## 早年

林清涼教授於 1931 年出生在高雄岡山，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，從小父親便對她寵愛有加。在台大校友雙月刊的專訪中，清涼教授回憶道，小時候父親常帶著她四處串門子，發現她能夠明辨是非，便期許她未來可以成為一名律師，替台灣人辯護。清涼教授年幼時未能明白父親的用意，直到長大後才理解，由於當時正處於日治時期，台灣人被禁止參與政治或干涉經濟，因此成為一名醫生或律師，便是那時候台灣人心目中的第一志願。

然而，在那個動盪的時代下，清涼教授於成長的過程中遭遇了許多事件。從二戰時在日軍基地旁的避難訓練、戰後看見父親因司法不公而吃了不少苦頭、目睹各種腐敗的現象、到高中時期二二八事件爆發時，在槍林彈雨的街道上和同學一起逃生。種種經歷讓教授體悟到，以自己率直的個性，必難見容於當時，在二二八事件後，更確定不會走上律師這條路，轉而往自己有興趣的理科方向發展，最終於 1950 年考上台大物理系。清涼教授在該專訪中還提到，自己當時對物理學並不是很了解，但隨時間的推移，對物理的了解越多，教授就越加確信她的選擇是正確的。

## 台大物理系的教學生涯

清涼教授畢業後，曾短暫回到岡山中學任教二年，接著回到物理系擔任助教，並在一年後赴日留學深造，於 1966 年拿到東京大學物理博士。再回台大擔任近代物理二課程的講師時，正值陳丕堯教授就讀物理系二年級。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，丕堯教授便成為了清涼教授所帶的第一批學生。所謂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，然而，清涼教授所作的遠遠不止於此。她身教與言教並重，除了在課堂上傳授物理知識，平常也都在系館內待到很晚，時常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況，重視學生的學習品質。丕堯教授回憶道，清涼教授是位非常有活力的老師，常和學生們一起進行各種活動與討論。當時系館內有許多日據時代留下的儀器，以及戴運軌教授自南京帶來的實驗器材，她便帶著學生們一起把儀器整理分類。此外，丕堯教授還有和同學們一起跟著清涼教授整理物理系圖書館的書籍，當時的圖書館，即是現在物理舊館二樓靠行政大樓那側的教室。在丕堯教授大三那年，釣魚台事件爆發，清涼教授也在系館中陪著同學們討論時事，還一起去觀看校園中抗議的大字報。由種種的情事可以看見，清涼教授和學生們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，她對學生的關心也不僅僅是課業上的表現，而是全方面的照顧。丕堯教授還說道，可能因為是第一班教的學生，教授與他們這屆又特別親密。不過「一個巴掌拍不響」，除了清涼教授的活力，他們同學間深厚的情誼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
清涼教授也曾擔任台大物理系的系主任，當時系上的師資嚴重缺乏，也有一些衝突，清涼教授大力整頓系務，奠定自由、民主的學術和行政基礎，以及良好的研究環境。而林教授認為脫離學術界四年是很嚴重的事，因此在兩年內完成一系列的系務改革後，便辭去系主任的職務，專心於教學和研究工作。

在教授推行改革的期間，曾發生過一起重大的事件，即是 1981 年的物理系中子源事件。當時清涼教授正帶領著系上的學生們進行系館的大掃除，在被清出的物品中，有一大塊的石蠟，技術人員林松雲先生見狀，趕忙通知清涼教授，那是用來儲存中子源的容器！因為本身就是研究核物理領域，清涼教授深知此事的嚴重性，馬上就封鎖了相關區域，並通報原子能委員會。原子能委員會的人帶著到探測儀器到系館內四處偵查，果不其然在一間小房間內找到了輻射源，豌豆般大的中子源就被裝在一個牛奶罐大小的罐子內。難以想像在這之前有多少學生，因為這未妥善儲存的疏忽，而暴露在高劑量輻射的危險之下。事件的最後，清涼教授徹查了物理系館的每個角落，請原子能委員會將所有受輻射汙染的物品帶走，並把輻射量超標的區域用鉛板封住，禁止學生出入。還將此事呈請時任的虞兆中校長，建立起全校的輻射管理制度。（更多與中子源事件的相關內容，可參閱《時空》第三十四期〈實驗室的重大議題——1981 年物理系中子源事件揭密〉。）

1972 年，在土木系丁觀海教授的介紹下，清涼教授和正在美國任教的馮纘華教授結婚，並赴美居住。然而，清涼教授希望能夠早日回台長住，兩人便約定盡快將美國的事務處理完，回到台灣定居。她和馮纘華教授十分注重環境的維護，易富國教授受訪時向我們提到，他退休後居住在台中，在去年才完成汗水排放系統的工程，台北地區也是近十幾年才完工。而在當時，清涼教授與馮教授就已經針對汗水排放及處理的系統設計問題，寫了一本小冊子。此外，現在椰林大道兩側能提供行人遮蔭的樟樹，也是清涼教授向校方建議種植的。在馮教授過世後，更成立了「馮纘華林清涼環境保護基金會」（簡稱馮林基金會），現址位於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內，致力於環境品質的改善與保護。

### 生活軼事

陳丕榮教授與我們分享了一個故事。陳丕榮教授從小喜歡畫圖，每次參加畫展，清涼教授都會來看。在教授大四時的畫展，有一幅描繪「東本願寺的山門」的作品，林清涼教授見到後非常欣賞，丕榮教授便將這幅畫送給清涼教授。後來清涼教授與先生馮纘華教授去美國時，也把畫一併帶去，回台灣後還曾把它掛在自己的辦公室內。等到林教授退休時，她擔心在這之後無人能保管這幅畫，怕這件作品被不了解的人隨意棄置，便希望可以交還給丕榮。在丕榮向清涼教授拿回畫作時，這幅畫被裝在大大的畫框內，接著再用舊報紙包裹起來。想著這樣子攜帶不甚方便，丕榮教授本想將裡頭的畫紙抽出帶走，清涼教授卻叮囑，這是她和馮教授在麻省的冬天，頂著大風雪在外面街道上四處尋找，特別為其訂製的畫框，希望教授能將框一起帶走。而當天晚上他剛好和從前畫會的朋友們聚會，帶著最近的作品準備互相欣賞彼此的畫作。恰好談及此事，在朋友們熱烈的要求下，丕榮教授只好勉為其難，當場將這幅畫拆開。時隔數十年，重新再看到這幅畫時，它仍被保存的非常完好，連顏色都還非常鮮明，令在場的眾人十分的驚訝。

由此，林教授與學生們的情誼可見一斑。



## 退休後

林教授退休後致力於寫作，完成了一套自學用的物理教科書，從力學、電磁學到近代物理，還有物理常用的數學，線性代數、複變皆囊括其中。林教授希望這套書能作為高中以上程度的人自學及參考之用，即使畏懼數學的人，不理會書中的運算式，單從文意也能理解物理的奧妙。

在丕蔡教授的回憶中，清涼教授以系為家，總是在系館內待到很晚，並時常關切學生們，和他們天南地北的暢談著。在退休後也依然如此，相信很多同學應該都看過林教授拖著蹣跚的步伐，走在系館的走廊上，到 102 室或是 308 系學會辦公室看看同學們的狀況，給予大家叮囑和鼓勵，分享從前的故事與經驗。近幾年儘管腿腳不便，林教授關心學生的心也不曾改變。更甚之，有時教授還會大方贈送自己以前的手寫筆記，希望能夠幫助到學生的學習。數十年如一日，林清涼教授春風化雨，細數下來物理系內幾乎人人都受過教授的教導，無論是教室中抑或是走廊上，課堂時間又或者靜夜時分，清涼教授的關愛無處不至，年復一年地，穿越數十年光陰，影響著每一位學生。很遺憾的，清涼教授的身體狀況惡化，在去年 11 月離開人世。但是教授的精神對於物理系和其他師長、同學們的影響是會繼續傳承下去的。教授的諄諄教誨也將長存於我們大家的心中。

## 後記

本篇林清涼教授報導，除了訪問陳丕蔡教授及易富國教授外，還參考了時空系刊、台大校友雙月刊、物理雙月刊中關於清涼教授的報導（見下方參考資料）。在訪談中丕蔡教授提到，清涼教授退休時，他與同學們曾鼓勵林老師寫下她的回憶錄，當時清涼教授正埋首努力撰寫著《啟發性物理學》的教科書呢！教授對教育莘莘學子的熱情與投入，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也感謝丕蔡教授與同學們的努力，讓清涼教授的故事得以流傳於後世。丕蔡教授說，這份回憶錄尚在整理編輯，將在日後出版公布。想了解更多關於清涼教授故事的同學，可以參閱以下的相關文章，並讓我們靜待回憶錄的出版，一起表達對清涼教授的追思。

參考資料：

- 口述/林清涼 整理/林美秀，〈我在台大物理系的回眸〉，《台大校友雙月刊》第 37 期（2005 年 1 月）
- 林清涼，〈為何走上物理和教學之路——從日據時代到現在〉，《物理雙月刊》29 卷 2 期（2007 年 4 月）
- 歐柏昇，〈實驗室的重慶議題——1981 年物理系中子源事件揭密〉，《時空》第 34 期（2015 年 7 月）



易富國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時拍攝的合照